

# 美国名将全传

马修·邦克·李奇微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美国名将全传

马修·邦克·李奇微

主编：祁长松

# 马修·邦克·李奇微

全名：Matthew Bunker Ridgway

生卒：1895. 3. 3~1993. 7. 26

出身：军人

学历：大学（西点军校）

职务：第8军军长、陆军总参谋长、远东军  
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北约盟军  
最高统帅

军 衔：四星上将

夫 人：不详

子 女：不详

参战经历：1943年7月参与指挥西西里岛空降作战；1944年6月在诺曼底战役中参与计划和指挥大规模空降作战；同年先后转战于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1950年参与侵朝战争。

著 作：《朝鲜战争》、《我的回忆录》。

名 言：前线的士兵丧失了信心和斗志，指挥所内丧失了军人的自尊和荣誉，这怎么能继续打仗！

冲过去，往前走！

把额外的负担丢掉！

## 一、几进院校 数任参谋

马修·邦克·李奇微于1895年3月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是美国陆军一位炮兵上校之子。1913年他进入西点军校，曾是西点橄榄球队领队，并在冰球队里打球。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西点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

1918年至1922年，李奇微留任西点军校，担任教官。

1924年，李奇微在美国驻华部队中服役，次年回家。

1925年至1930年，李奇微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中级军官课程及高级课程，后在该校任教官。

1930年，李奇微在巴拿马运河区服役，1931年一度任菲律宾总督，西沃图·罗斯禄的少校技术顾问，后在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巴西和美国等地服役。1935年毕业于指挥与参谋学院，1937年在陆军作战学院学习深造。此后，曾任第6兵团防区、第4军等部队的助理参谋长，第2军助理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1939年至1942年李奇微调任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参谋、处长，曾与马歇尔赴巴西。从李奇微的军事经历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擅长作战计划和军事行政工作的人。自1917年任陆军少尉起，他的大部分军职是顾问、参谋、助理参谋长等职务。在作战计划处任职时，由少校、中校（1940年升任）、上校（1941年升），升至少将（1942年），他曾几次参加重要作战计划的制订。直到1943年以后，李奇微才开始由参谋人员出任作战将领。

## 二、首任将领 首次空降

1942年3月，李奇微升任第82步兵师副师长，同年6月升任师长。8月，该师改为空降第82师，成为美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他从此成为美军的伞兵将领。

1943年，盟军计划实施西西里战役。战役的企图是，在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以后，遣送空降兵和登陆兵在该岛南岸登陆，以后向北展开进攻，夺取全岛。

登陆之前，空军对西西里岛、撒丁岛及南亚平宁半岛上的机场、港口、潜艇基地、工业中心连续进行了两个月的空袭。

为了实施空降，李奇微作为空降师师长，主持制定了进攻西西里岛的大规模空降作战计划。空降前1个月，他多次派出伞兵部队和运输机部队的指挥官，乘飞机夜间对地形进行侦察、研究，对空降场进行分析。盟军计划用英军空降第1师和李奇微的美军空降第82师的一部实施空降。在战场上集中这么多的空降兵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空降和滑翔机机降作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盟军许多指挥官对此持怀疑态度。

经过几次分析研究，最后决定空降集中在西西里岛东南角比较靠后的地区。第82空降师的两个团在杰拉地区先后实施空降。由于缺乏运输机，两个团不可能同时空降。第82空降师的其余部队留在北非作为预备队。

空降计划在夜间进行。为此，李奇微命令部队在目标相似的地形上反复进行演练。李奇微这时非常清楚，部队改为空降师以后，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没有实战经验，这次作战不仅对集中大

规模空降部队实施空降突击这一理论是一次重大考验，而且对将来空降作战也是一个考验。

然而，由于运输机有限，而大多数飞行员和伞兵都是第一次参加空降突击。1943年6月以后，他们只进行过两次集中跳伞，这显然是很不够的。

7月10日拂晓，空降作战开始。但是，恶劣的天气和火力轰炸所掀起的浓厚尘云，把尚无战斗经验的领航员弄得慌乱不堪。当严重分散的飞机到达西西里南部上空时，飞行员很难找到指定的空降场。在意军高射炮火力的重重包围下，许多飞机被击落。

这样，大多数飞机都没有按时按地点空降，而是在一个小时后空降在沿海东岸和东南岸极其分散的地域内。分散的伞兵相互很难联系，很难集中。

在战役发起日的当天早上，美军空降第82师师长李奇微和一个组随同巴顿海运指挥部一道登陆，并走遍了艾伦第1步兵师前面的高地，寻找他的伞兵的行迹，他终于发现了少数伞兵正在集中。李奇微回来告诉艾伦说，实际上第82师有些人躲在很远的山里，但不多。

意大利司令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命令：消灭在那里登陆的部队。李奇微的部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当天，第82空降师另一个团空降在杰拉地区，有力地增援了登陆场的战斗。后续空降部队在已经空降的部队的引导下，准确地空降在指定地区。至7月14日，李奇微的空降第82师的8307人还剩下3024人。

7月15日，空降第82师已撤离战线，编入驻守在杰拉的第

7 集团军预备队。其后该师参加了该岛西端的扫荡。

西西里空降突击作为盟军的第一次大规模空降作战，也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它为其后所有空降作战树立了先例。

然而，从整个方面说，教训是深刻的，李奇微认为，空降作战需要有一个能够协同大规模空降部队作战的司令部和参谋机构，同时也使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就坚持主张建立这样司令部的空降部队领导人的身份有所提高。空、陆、海军的最高级领导必须更加注意相互之间的配合，作战计划要简明，并让每个伞兵都熟悉他所担负的任务。另外，对空降引导员、空降场的标示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

西西里作战之后，空降第 82 师撤退到北非的凯万地区各机场，以准备另一次空降突击任务。8 月末，伞兵奉命准备在沃尔土诺河沿岸跳伞，以配合该河以南 64 公里萨勒诺的大规模两栖登陆。

与此同时，李奇微又接到另一个命令，要求空降第 82 师空降在罗马附近的 3 个机场上，与意大利部队作战，占领该城，不让德军使用。该师师长李奇微不喜欢这次作战的形势。他向地中海地区盟军最高统帅提出意见。

9 月 12 日，萨勒诺登陆已经开始，并且遭到了猛烈地抵抗。这时候，第 5 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派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给李奇微的司令部带来一封信，要求在当天夜间派一个伞兵团增援登陆场，次日夜间再向那里增援一个团，到第三天夜间再派另一个团袭击阿韦利诺城。克拉克还说：“我知道，准备一次空降需要时间，但我要你空降在我方战线内的登陆场上，今天夜间就进

行。”

8 小时之后，李奇微下达命令，第一批伞兵起飞，直向登陆场飞去，这次空降很成功。空降场的部队点燃了用油罐作成的巨大的“T”字信号来引导飞机。空降相当准确、及时，对扼守登陆场的防线，起了很大作用。

### 三、诺曼地区 空降突击

1944 年 6 月，李奇微率领空降第 82 师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整个登陆舰队共有 5000 多艘舰只，为舰队打头阵的是数百架盟国空军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准备占领重要桥梁、公路的 2.3 万名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突击部队。紧随在后的 17.6 万人的进攻部队和 2 万辆军车。所有这些部队和军车都要在 48 小时之内登上尚被德军占领的法国领土——诺曼底海岸。

这次空降作战的计划是一个思考周密的折衷方案，既不是以伞降和滑翔机降深入敌后以夺取巴黎以西的交通线，又不是把空降部队分散降落于整个海岸地区用以小规模袭击和骚扰。盟军最高司令主张使用强大的空降部队降于决定意义的各点，从而配合海上登陆夺取最初目标。李奇微作为全部 3 个空降部队的 1 个师的师长，参与制定了空降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制定后，李奇微要求空降师的人员用了很多时间读记诺曼底地区的目标图、略图、照片和地形模型，他们记得很熟。每个士兵都知道本师的总任务，指派给本营的任务，以及个人在连、排、班内所担负的任务。

根据盟军最高司令的要求，李奇微指挥的空降第 82 师的任务是，在圣梅尔—埃格利斯以西的梅尔德里特河两岸着陆，夺取这个位于交叉路口的村庄，并阻止敌人可能来自西北方向的反击。

由于李奇微的第 504 伞兵团留在了意大利，未能参加诺曼底作战，两个美国空降师都已得到加强，因而归李奇微指挥的空降第 82 师仍然有 3 个伞兵团和一个滑翔机步兵团可用于诺曼底战役，这就是伞兵第 505、507 和 508 团，它们的指挥员分别是威廉·埃克曼上校、乔治·米利特上校和罗伊·林奎斯特上校。

6 月 6 日午夜，天空灰暗，狂风呼啸……

空降前 3 小时，美国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连续猛烈地轰炸了德军在诺曼底的阵地。美、英军共出动 4500 架次飞机，投弹 1 万余枚，为即将降落的伞兵开辟空降场。

从午夜到凌晨 4 时，李奇微的空降第 82 师和其他两个师分别在诺曼底半岛的德国“大西洋铁壁”海岸防御工事后面陆续降落。

与此同时，盟军采取了一系列迷惑德军的措施。盟军许多轰炸机飞到加来地区，在鲁昂和阿夫兰彻斯地区附近上空，散发了四处飘散的被人们称之为“金属干扰带”的锡箔片。这些锡箔片在德军雷达萤光屏上造成的回波，使德国人误以为是盟军大批伞兵部队。德国防空雷达发现这些目标后，错误地判断加来是盟军发动主要攻击的区域。在加来德军防御纵深的广大地域，盟军从空中投放了 200 多具假伞兵；由 8 名士兵操纵音响模拟器，造成到处都有空降的假象。

凌晨，一队队伞兵在漆黑的夜晚从空中降落下来。

4 时 30 分，第 505 团的第一营占领了位于交叉路口的要地圣梅尔—埃格利斯村，而且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猛烈的反击，另一个营夺取了梅尔德里特河上的两座桥梁。

库恩中校指挥的伞兵第 507 团第 3 营，降落得极其分散，并与其他部队混在一起，因而在进攻发起时无法作为一个营来行动。蒂姆斯控制着本团其余全部人员，这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因而，尽管他不能从自己阵地上撤离，但他牵制了德军第 1057 团的部分兵力。

伞兵第 508 团预定夺取博伊热维尔、拉巴斯特尔和蓬特拉贝的杜佛河渡口。该团另外一个营担任师的预备队。第 1、2 营的大部分兵力误降在皮考维尔西北的一个坚固设防地区。指挥第 1 营的巴切勒中校被击毙，他的代理人沃伦中校接替指挥，集合起少数士兵。沃伦遇到了第 2 营的约翰·香利中校。这两支部队会合后，在一起选择了守卫歇夫杜蓬特的梅特勒河渡口以西的任务。他们运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制高点上，构筑工事，并顽强地守卫这一高地，击退了德军第 1057 团的数次进攻，减缓了歇夫杜蓬特在战斗初期的压力。第 508 团部分伞兵降落在梅特勒河预定空降地域之外，他们碰上了李奇微将军，被派去协助防守圣曼伊格里斯。林奎斯特当时也正在拉菲尔渡口作战。

指挥林奎斯特团第 3 营的门德斯中校，在空降场东南 1600 米处着陆，他发现已被德军包围。在随后 5 天里他走了很多路才回到自己营里。

截至登陆日终了，空降第 82 师的大部分兵力已位于圣梅尔·埃格利斯村的附近和周围，并控制了瑟堡——卡朗坦公路干线。这就可以把德军第 91 师全部人马拖在原地。为了抗击敌军

来自三个方向的攻击，第 82 空降师有 156 人阵亡，347 人负伤，756 人失踪。

此后，李奇微的第 82 师奉命参加地面作战。在德军的进攻面前，李奇微不愿让部队呆呆地守卫阵地，只要一有进攻的机会，他就让部队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而他自己却不时地用武装巡逻的方式扩大滩头阵地，直到 7 月初才退出战斗。

这次空降作战，李奇微总结吸取了西西里岛空降中的教训，在整个空降过程中，无论是空降突击与地面部队的协调配合，还是空降本身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考虑比较周密，实施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

李奇微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使空降突击成为陆军进攻手段的指挥官。

1944 年 8 月，李奇微升任第 18 空降军军长。此后，又转战于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

1945 年 2 月初，盟军粉碎了德军的阿登攻势后，又向“西线长城”推进，他们在那里遭遇顽强的德军。这些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扼守莱茵河一线。盟军空降第 1 集团军司令部拟定了一项计划，将使用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对鲁尔地区实施战略包围。

作战计划名叫“竞技场”，拟以 10 个师的兵力实施空降，在卡塞尔附近夺取一个空降场，进而从背后进攻鲁尔地区，而英军第 2 集团军和美军第 1 集团军则分别从韦塞尔和雷马根发起正面进攻。用于空降阶段的有 3 个军：美军空降第 18 军，由空降第 13、17、82 和 101 师组成；英军空降第 1 军，包括空降第 1、6 师；另外一个是由英军第 2、84、103 和一个番号未定的师，共 4 个师组成的机降军。

李奇微率领的空降第 18 军正在罗尔河地区施米特以北的德军防御阵地中打开一条通路。这时忽然传来指示说，该军司令部要撤回，并将计划一次新的空降作战。在蒙哥马利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李奇微了解到了总计划。蒙哥马利打算在靠近韦塞尔的鲁尔河西北宽阔的战线上抢渡莱茵河。李奇微的任务是，夺取莱茵河附近那道长满树林的山岭和伊塞尔河上的渡口，粉碎敌军的防御，支援蒙哥马利迅速扩大莱茵河的桥头堡。

起初，这项计划要求 3 个空降师（英军第 6 师，美军第 13 和 17 师）同时伞降，配合英军第 2 集团军抢渡莱茵河。但尔后修改了两点：美空降第 13 师的空降任务被取消，空降部队的突击时间提前到进攻开始后 6 小时。美空降第 13 师原来的目标是控制韦塞尔以东的防御地带，但蒙哥马利觉得夺取目标困难太大，要付出很大代价，故予以取消。

3 月 2 日上午，李奇微的部队发起空降突击，并一举夺取了长满树林的山岭和伊塞尔河上的桥梁。

李奇微在夺取最初目标后，向西突击，与英军第 2 集团军的第 15 师会合，尔后向南扩展，封锁韦塞尔；韦塞城则拟以英军第 1 突击旅在夜袭中夺取。当桥头堡向纵深发展到 14 公里时，所有部队准备继续向东进攻。李奇微的军司令部将在 6 天后解除战斗任务，着手准备另一次空降突击。

这时，德军也在这一地区实施反空降。李奇微的空降部队在抵达莱茵河以东 13 公里的桥头堡之前，美军第 18 军受命指挥装甲警备第 6 旅（苏格兰警备队、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近卫警备队），并开始“最大限度地向东扩张”，夺取杜尔门、哈尔腾后方北德平原上的关键退路。经过这次战斗，德军伞兵第 7 师和步

兵第 84 师被消灭。在其后一周里，李奇微的空降军以每天 11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俘敌 8000 名，并缴获 26 辆坦克，120 门火炮。桥头堡战线的迅速扩展，使渡河作战更加容易，从而使东岸部队的推进速度加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奇微没有回到美国。1945 年 8 月，他被任命为菲律宾吕宋地区司令，接着又被任命为地中海地区司令。1946 年 1 月，李奇微成了一名军事外交家。五角大楼先是委派他在联合国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然后聘任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主席。1947 年 10 月，李奇微又成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陆军高级人员，同年，还兼任墨西哥总统阿里曼正式访问美国时的侍从武官。1948 年 1 月，任加勒比地区司令官。1949 年，他被召回五角大楼，被公认为未来的参谋长。

#### 四、接替沃克 奔赴朝鲜

1950 年 12 月 22 日晚，李奇微正在美国国内迈尔堡同陆军的老友们共进晚餐。餐后的一杯鸡尾酒喝到一半时，柯林斯打电话告诉他，沃克在朝鲜丧生，命令李奇微要“毫不拖延前去朝鲜接替沃克的职务”。

柯林斯和麦克阿瑟早在几个月前就已选定他作为沃克的继任者，一直在找机会解除沃克的职务。当时他们议定，应当有一位新的将军来作为美国部队的统帅，使美军在朝鲜战场有新的起色。沃克 12 月 22 日身亡，这正是机会。他们立即将更选战地指挥官的计划付诸实施。

李奇微在五角大楼匆匆忙忙地听取了一系列情况之后，被

通知当晚就要动身去亚洲。他原希望在家中过圣诞节，但是要拖延两天是不行的。他不忍心将这消息告诉妻子。他让海斯利普将军替他打了电话。然后，便匆匆奔赴朝鲜战场。

美国派李奇微到朝鲜，相信他比前任更有“坚强意志和指挥才能”，还特别考虑到，20年代他曾在西点军校组织过体育项目，而当时麦克阿瑟正在那里当校长。柯林斯认为李奇微能做到对麦克阿瑟既怀敬意又持保留，牵制这位莽撞将军的轻举妄动。李奇微比别人更深知麦克阿瑟的弱点。他说：“麦克阿瑟有“略有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的恶习，常常把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己。他的癖好是好出风头。当部队发起进攻时，他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摆出一副真正的现场指挥官的架势。他有意培养清高孤傲之情，仿佛这是天才的特征。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有时使他不顾浅显的逻辑而坚持一意孤行。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使他产生一种一贯正确的预感。”

1950年12月26日晚上，麦克阿瑟在东京会晤李奇微。他表示非常高兴地欢迎李奇微的到来。他说：“欢迎新官上任。你在战场上将会得到比沃克将军更多的战术主动权。”

李奇微说：“你是我的老校长，我佩服你的勇气和精神。”

麦克阿瑟听到敬重他的赞语更为高兴。他说：“我对你期望最高，相信你战术上的成功，力求重创敌人，尽可能保住朝鲜。”“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一切由你决断，我对你完全放心，一定支持你。”而李奇微心中也有数，他要按杜鲁门总统的意图，扭转败局，有所作为。

就在会见后的当天下午，李奇微告别他的老上司，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南朝鲜。麦克阿瑟把朝鲜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奇

微，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他是否能改变战场的局面，心里是一点底数也没有的。

李奇微到朝鲜后，决定亲自视察部队。但是，在此之前他感到最先要办的事是拜访南朝鲜李承晚总统，设法使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军不会撤离而让他单独作战。他见到李承晚，伸出手向李承晚说：“见到你很高兴，总统先生，我很高兴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

李承晚的脸上顿时露出温暖的笑容。他最害怕美军完全撤走，丢掉他们。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李奇微伸出的手，领着他见他的妻子。然后，他们亲热地喝着茶。李承晚说：“我们的利益一致，相信你们不会背信弃义，扔掉朋友不管……”

李奇微说：“你这位老先生不愧为我们所称呼的那样，是一位坚定的斗士。我会同你协力，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我要转入反攻，重新杀过去。”

李奇微是抱着“重整第8集团军”的“雄心壮志”来的，但在他到达朝鲜的当天晚上，在该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用餐时，就给他一个极大的刺激。这里餐桌上铺的台布和盛食物的餐具让他大吃一惊：堂堂的第8集团军后方指挥所司令官的餐桌上，居然铺了一条肮脏的床单作为台布，而盛饭的餐具则是便宜的瓦罐。李奇微立即想到，在这个世界各地重要人物经常光临参观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床单和瓦罐，这意味着将就凑合的现象后面，掩藏着官兵低沉的情绪，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李奇微当即发怒了，喝令勤务兵找人来，将那有碍观瞻的床单换成合用的台布，把那廉价的瓦罐换成了像样的瓷器，并把加强军容军纪作为重建

第8集团军的起点。

李奇微来第8集团军司令部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发动了对第8集团军前沿阵地的攻击，好像是对这位新司令官的欢迎。中朝军队沿着朝鲜西部漫长的战线，把一连串的攻击又一次集中在南朝鲜的伪军身上，使得李承晚的前沿部队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就溃不成军。

李奇微冒着炮火，察看了前线的实际情况，火速下令：如果你们不得不后退，那就后退，但是“要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不久，他就意识到第8集团军不能再坚守下去。于是他下令退却，尽管后退意味着汉城再次丢失。至1月4日，第8集团军已经被迫向南后退了约50公里，至锦江一线。从战术上说，李奇微并不认为这次后退是一大失利，它的一个好处是第8集团军现在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陟。这是李奇微“可以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

几个星期前，当李奇微还在华盛顿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把锦江一线称作“最后一道堑壕”，并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迫向南退到此线之远，那就必须考虑撤离朝鲜的问题。然而，李奇微根本不考虑撤退。他告诉华盛顿，他将需要时间来重建第8集团军；而现在，他告诉华盛顿，他的司令部已驻扎在一条随时可以机动行动的战线上。

不久，李奇微确立了他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说：“地盘的得失是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最终决定胜利的关键之关键。”

## 五、整顿军队 以显身手

李奇微乘吉普车来到朝鲜战场中部地区前线。他身穿海军陆战队服装，胸前挂着两枚手榴弹，看样子完全不像高级指挥官，更不像文官，而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李奇微的特点就在于此，他出任战场指挥官，总要显示一下他是一位“猛将”。

他用了两天时间，乘直升机和吉普车到各军、师观察，先会见了美 1 军、美 25 师、英 29 旅的指挥官，又会见了南朝鲜军的各军军长和各师师长，面对面地征求他们对能否重新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意见。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美、李军发动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李奇微又乘吉普车巡视前线，想看一看美国士兵，听听他们的反映。

经过一周来的视察和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李奇微认为，第 8 集团军主要问题是精神不振，怕苦、怕累、怕死，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猛冲杀”和出其不意的夜战吓怕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军官做起。只有勇敢的军官才能带出不怕死的士兵。他坚持参谋军官和指挥官们“走出去，挪动他们的屁股，去视察战地部队，不要只是在后方总部舒适安逸的办公桌上办公”。他说：“我不希望任何指挥官接到行动的电报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拿起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李奇微告诉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对待我们的将级军官，如果他们不称职的话”。接着他很快解除了几位将军的指挥

权，这对于职业军人来说，等于是宣判了职业死刑。首当其冲的是罗伯特·麦克卢尔少将，他指挥陆军第2师才1月有余。继麦克卢尔之后，李奇微接连撤掉了4位将军，他们是第7师的戴维·巴尔、第24师的约翰·丘奇、第1骑兵师的霍伯特·盖伊和第25师的威廉·基恩，接替他们的都是一批“年轻有为”的而又愿意跟着李奇微打仗卖命的少将。

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李奇微对下属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你们大家听着，美国步兵的老祖宗要是知道第8集团军现在这副样子，准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儿！”李奇微讲到这里，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人走动，更没有人在场内私语。这位新来的司令官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又说：“你们再看看中共军队，他们总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活，甚至吃的是生玉米粒和煮黄豆，这对你们来说，简直是饲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他们能用牛车、骡马和驴子来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用人力肩扛背驮。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军队离了公路就打不了仗，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去熟悉地形和利用地形，不愿离开汽车，结果连汽车带人一块儿完蛋！”

“你们要记住，你们是步兵！你们必须学会走路！要知道中共军队并不是什么天兵天将，他们也是人，靠的是两条腿和步兵武器作战。他们的坦克和大炮数量少得可怜。他们没有制空权，他们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几乎都是靠人力和畜力运送的，这必然会影影响他们连续作战的能力。由此看来，第8集团军不能采取一味退却的战术，而是应代之以进攻。一旦实力允许，就应该使第8集团军转入攻势。当然，这种攻势必须协调一致，不能重复分兵

冒进的错误。”

“打仗除了靠武器外，还必须靠一种精神。”李奇微说，“这种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死、顽强战斗的精神。最近几个月敌我在朝鲜战场的较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我方装备虽好，但节节失利；敌人装备很差，但却连占上风，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要大家必须克服失败主义情绪，必须重振军威。要记住美国陆军的格言：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为了恢复第8集团军的荣誉，我要求全军军官必须以身作则。”李奇微说，“在战斗时刻，我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我还希望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你们有文字工作要做，可以晚上再做。在白天，枪炮大作之处，才是你们应去的地方。”

李奇微希望“最严厉地惩罚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进攻”。在陆战1师军官的一次汇报会上，他要求他们的部队“把赤色中国血洗成白色”。在1月5日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也就是在李奇微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8天以后，他发布了一道总命令“寻求各种时机惩罚中国人，寻找伏击中国人的机会，并将强大的部队埋伏在侧翼，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歼灭。”他命令参谋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实地考察行动。”李奇微说，“部队的使命不是去作出牺牲，而是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但是，要使一支元气大伤的军队恢复元气并非易事。”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说，“在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我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当晚，我又亲自重复这些指示。第二天白

天，在我的坚持下，两个团作出了努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努力仍是不够的。我一再指示两个团的指挥官，在指挥他们退却时，使主力部队可在每个白天用装甲小队和步兵小队发起有力的反攻，在天色傍晚时，则视需要撤回这些部队。但这些命令同样没有执行。”

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尖刻地把美国部队在战场上的毅力同中国的部队作了比较。他说：“除非你亲自从吉普车上而不是从空中看到这种地形，你很难想象行动的困难。但是人家那边能克服困难，他们好像不缺少弹药，尽管这在他们的后勤线上是最沉重的物资；当然他们使用了强壮的劳力和各种运输土办法：牛、骆驼、骡马和两轮大车。”李奇微建议总参谋部，要加强对士兵和军官的精神训练和体力训练。”

为了给下级树立榜样，每逢打仗，李奇微总是“身先士卒”。他和他的飞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飞遍了整个战线。他们的L-17联络飞机在稻田田埂顶上的路面上降落，或是俯冲飞进小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像是一只呆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林奇叙述说，“他想身临其境。”

林奇是一个胆大勇猛的飞行员，他能把李奇微送到想去的地方。他知道如何在余暇时去侦察那些偏僻的着陆场地以备在紧急情况中使用。有一次，为了寻找部队集结地，他在汉江附近找到一个小镇子，并在那里安然降落。他递给李奇微一支卡宾枪。他们步行穿过镇子，检查桥梁上有没有炸药和地雷。当第1骑兵师的先头部队在查利·帕尔默的率领下蜂拥开进镇子，指战员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

虽然李奇微总是千方百计地重建第8集团军，妄图重振军威，但步履艰难。由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的决定，总逃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 六、反击无力 进攻受挫

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按照原定计划，以锐不可挡之势，向侵略军三八线防御阵地全线发起猛烈进攻。

侵朝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发动攻势是想到了的，但没有料到竟会遭到如此猛烈的突击，也没有想到志愿军会这么快就发起进攻。因而防守第一道防线的李承晚军土崩瓦解后，整个防御阵势也就乱了。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坐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

李奇微看到他的部队在西线已经节节败退，在东线则已完全溃乱，如果中国军队一面加紧正面进攻，一面从敞开的东线实施深迂回，其十多万大军连同大量辎重被挤压在汉江北岸一个狭小的桥头堡里背水作战，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立即下令，除留下少部分兵力在汉城以北的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

掩护，其余部队以及南朝鲜当局机构迅速全部南撤。

就在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勇猛向汉城进军的时候，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已经意识到：撤离汉城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并且，任何试图在此时此刻阻拦这些败兵的举动，都像制止雪崩一般徒劳无益。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其部队南逃，直至汉江以南15公里的预设防御线。那时候，待他们溃逃的速度因远离了敌军而放慢之后，再用宪兵来阻止他们继续后退，然后收集这些残兵败将，重新整编，再设法让他们打回来。

3天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全线突入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李奇微接到报告，西线中国部队已突破临津江，逼近汶山；一支强悍的中国军队冲破层层阻击，迂回到东豆川南一带，使南朝鲜军队第1师和第5师的联系被切断，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右翼方面亦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修德山和上下红磑里地区已被中国军队攻占。而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军团正迅速逼近洪川、横城，威胁着第8集团军的侧翼。

要求撤退的告急电报不断从各个防御地段飞向李奇微的前进指挥所。1月3日午前，李奇微乘一架小型飞机到达前线，会见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这些指挥官众口一辞的催促下，迫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突入纵深的压力，李奇微只好下令撤到汉江以南，尽管此举非常危险。

1951年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开始出没于汉城郊区。南朝鲜政府迁都釜山，“联合国军”的前进指挥所也转移到大丘。李奇微看到担任后卫的第27军团开始撤退后，离开了位于汉城市内的指挥所。他首先把装饰在桌子上的全家福照片装进箱子里。这张“全家福”还是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照的。那

时，他还写了份遗嘱。他想，既然沃克将军遭到不测，很难说同样的命运决不会光顾他。现在李奇微把这张照片收拾好后，又把放在手提包底下的一件破烂睡衣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并且写了一句话：“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美军撤出汉城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世界。美国各界对美军所受的挫折骂不绝口，世界各国对朝鲜战局十分关注。这时，李奇微认为，第3次战役后，中国军队已“力竭气衰”，正在补充休整，这正是他进行反攻的绝好机会。如果经此一举，能遏止其攻势，同时相应地向北推进，使军事形势有所改观，那无疑将是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伟大建树”！

于是，李奇微利用美军的良好的运输条件，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一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鲜的部队，并加强了坦克和野战炮兵，改善了后方供应。同时，还将美军第10军调至37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这样，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实力，整顿了部队，且兵力已集中。这时地面部队已达25万余人。

1月15日，李奇微为了消耗疲惫的中国军队和查明其情况，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日以汽车搭载步兵，配合少量坦克，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火力搜索，不断地对中朝军队进行小的攻击。开始以连排兵力，后来又以团的兵力实行火力侦察，大批的侦察机频繁出动，情报部门亦在千方百计努力工作。然而，庞大的中朝部队似乎神秘地失踪了，无法查出其踪迹。

据情报部门估计，在第8集团军正面，至少有17万多名中国军队及朝鲜军队。这些部队究竟布防在什么地方？下一步的意

图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些疑团，1月下旬的某一天，李奇微亲自出马了。这位司令官一向雷厉风行，办事认真，他不愿重蹈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覆辙，冒冒失失地把他的部队投入到中国军队埋伏的巨大陷阱里。李奇微要亲自飞到中国军队阵地上方，亲眼看看那里是什么情景。他命令第5航空队司令员帕特里奇准备一架飞机。

于是，帕特里奇亲自驾驶一架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载着李奇微，开始在敌方占领区纵深几十里的范围内进行搜寻。

晚上，李奇微在第8集团军指挥所里，在一盏瓦斯灯的帮助下，反复查看作战地图和历次作战的记录。

经过深思，李奇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军队不具备长时间进攻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联合国军的空军优势，使得中国军队的运输时断时续，甚至不得不靠人力、畜力，沿着崎岖的山道，肩扛背驮。而在紧张的进攻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弹药、粮食几乎完全靠作战兵自身携带，一旦粮、弹消耗完毕，而补给又不及时间，那么进攻遂即停止。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攻击战锐势只能保持一个星期左右的原因。”

据此，李奇微放心地认为：中国军队来势凶猛的进攻，无非是“礼拜攻势”而已。还有，由于中国军队担心白日作战会遭到联合国军空军的轰炸，一般只在夜间作战，天亮后便隐蔽起来，这同样减少了他们攻击作战的时间，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作战的难度。这种限制一旦被联合国军所利用，那么中国军队将在军事上难以有所作为。

李奇微集中了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地面部队共23万余人，发起新的

进攻战役，他计划将美英军主力及李承晚军一部于西线（南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美军一部及南朝鲜军主力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战役从1月25日至2月18日结束。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挡住了美李军的进攻，而且还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作战，共歼敌12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人，内含美军500多人。

## 七、走马上任 担任新职

美国在朝鲜连连失败，受到国内的关注，当局认为继续下去，美国将落入深渊，谈判停战势在必行。而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却不听当局的命令，坚持扩大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应撤换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内阁要员会议，大家一致主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决定他的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接替，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由范佛里特将军充任。为了使麦克阿瑟不致太难堪，会议还决定由正在远东视察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把这一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当天晚上，李奇微飞到东京走马上任。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李奇微坚决不住进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麦克阿瑟最后离开东京。当李奇微前往麦克阿瑟官邸进行礼节性拜访时，麦克阿瑟已从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打击下恢复了常态，十分镇静而有礼貌地接待了李奇微，他除了对继任者谈了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以及许多表示友好和鼓励的话外，也谈到杜鲁门总统。

李奇微担任新职后，为贯彻杜鲁门的既定政策，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他认为这条线正面狭窄，只有 170 公里，地形对他有利，进可攻，退可守，又是朝鲜的腹地；占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利的。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5 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战线推进到北纬 39 度线的所谓“蜂腰部防线”计划，为以后更多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1951 年 6 月 29 日，美国国会安全委员会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李奇微将军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 30 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 8 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

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李奇微建议在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中、朝

方面不能同意，因为这艘船是属于敌方的。中、朝方面提出在开城谈判，美方也认为对它不利，但是终于接受了这个地点。7月8日，双方各自派出3名校级参谋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为停战谈判进行筹备工作。中朝方参加人员为张春山（朝鲜）、柴成文（即柴军武）、金一波（朝鲜）；对方出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中校李寿荣。首次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双方就7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美国总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结果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于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就命令美远东空军司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

这时，美国又一次迷信他的海空优势，企图凭借空中力量，封锁中朝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交通线、阻滞中国军队的前后方联系。1951年7月，美军乘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之机，在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对中国军队的后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封锁战役”。8月，美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亦称“绞杀战”）计划，企图用3个月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尽可能使“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

1951年8月18日，美军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阵地发起了猛攻。美军在航空兵和坦克的配合下，仅在851高地一处便连续发动了18次冲击，均被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击退。美军受到严重打击，称该高地为“伤心岭”。美军不甘心，10月3日又集中英联邦师和美军两个师，在大量航空兵、坦克和炮火的掩护支援下，

重点对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4 军、第 47 军的马良山和高旺山阵地进攻。反复争夺近 1 个月，阵地被炸为焦土，中国人民志愿军仍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最后美军以损失 79000 余人的代价以失败而告终。

同年 8 月，美军开始实施从空中封锁交通线的“绞杀战”计划。随后，朝鲜战场就出现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

1952 年 4 月 28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美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调李奇微到欧洲接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离开朝鲜战场。

1953 年，李奇微回国任陆军参谋长。

1956 年 6 月，李奇微退出现役，后任科尔特工业公司董事和梅隆工业研究所理事会主席。1986 年获“总统自由勋章”。著有《我的回忆录》、《朝鲜战争》等书。

李奇微在指挥作战上比较大胆，在欧洲作战时，他曾 4 次与士兵一起跳伞，在朝鲜战场上也有过一次。但他并非一味鲁莽，而是相当谨慎灵活。他治军较严，对下总是采取逐级控制的办法。他喜欢用旧部下，善于迎逢上级，拉拢下级。

李奇微很健谈，不吸烟，也很少喝酒，喜欢爬山，他不高兴或感到厌烦时，常常把身子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或者用那沉重的西点军校纪念戒指压在他左掌上。

1993 年 7 月 26 日，李奇微在美国去世，终年 98 岁。